

· 徐伟敏

真性情
假立心

出版社



真 情 假 意

(根据徐檬丹著同名评弹改编)

徐 伟 敏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大钧

封面设计：范一辛

插图：范一辛

真 情 假 意

徐 伟 敏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丹徒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625 字数 74,000

1984 年 8 月第 1 版 198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1,000 册

书 号：10077·8051 定 价：0.30 元

目 次

1. 公园失约.....	1
2. 情薄如纸.....	7
3. 晶莹的心.....	12
4. 喜宴受辱.....	17
5. 医生心愿.....	23
6. 秘密交易.....	26
7. 上门相亲.....	31
8. 纯洁的爱.....	41
9. 手术前后.....	46
10. 无形潜网.....	52
11. 错上加错.....	61
12. 重新和好.....	69
13. 黑色提包.....	77
14. 巧耍手腕.....	81
15. 真实记录.....	89
16. 卑鄙伎俩.....	94
17. 柳暗花明.....	101
18. 不是爱情.....	107

1. 公园失约

他，怎么还不来呢？

等人是心焦的，而对于正在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来说，那就格外焦心了。

这春暖花开、万木争荣的季节，正是恋人们约会的美好时光。看！朝霞的曙光，辉映着人民公园的草坪；缕缕的彩霞，透过密密的树丛，射出万道金光。一对对相爱的恋人，有如千飞春燕，百啭黄莺，咕咕唧唧地结伴而来。有的，漫步在宽敞而洁净的走道上，情话绵绵，美好的理想，正追逐着漫天的春风驰骋；有的，端坐在百彩纷呈的花坛边的石凳上，频频相视而笑，透过脉脉多情的眼神，传递着无声的信息；也有的，正斜倚在碧水悠悠的池边，以敏锐的目光，挑选着最佳镜头，在“咔嚓”一声之中，留下一帧富有青春气息的合影。可唯有在那棵老而多节的大树底下，孤零零地站着一位漂亮的姑娘。一眼瞧去，就让人感到，这是一位善于浓妆淡抹、修饰打扮的姑娘。她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绣花细绒毛衣，配着一条天蓝色的涤纶直统裤。脚上的皮鞋也是最时行的玫瑰红色的半高跟。手臂弯上，挂着一件淡灰色的挺括的西装。这一身打扮，把她那女性特有的曲线美，充分显露了出来。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大大的眼眸子，晶莹透亮，黑白分明，在弯弯的细眉

之下，灵活地扑闪不停。脸上还敷上了一层薄薄的脂粉。她是红叶衬衫厂的青年女工董琴琴，刚满二十四岁。今天，正与她的男朋友俞刚相约，要到这公园里来，度一个愉快的星期天。

可是，相约的时间早就过了半个多小时了，怎么还不见他的人影呢？

也许是等得实在太心焦了，她那薄薄的殷红小嘴不自觉地嘟了起来，眼睛直朝着公园进出口的方向出神地搜索着。

这位即将与她会面的俞刚，是市郊一家丝绸厂的技术员，三十不到。他们虽然认识了不过半年多时间，但已是感情弥笃，只等着谁先启口定下婚约。他们俩的邂逅也是怪有意思的。那是在去年举办的纺织品展览会上，董琴琴担任了本厂产品的讲解员。俞刚也常到展览会来听取观众对本厂产品的意见。他那英俊的外貌与和蔼的谈吐，顿时引起了琴琴的好感。中午休息时，俞刚一面啃着面包，一面翻开了一本外文杂志浏览着。善于交谈的琴琴，灵机一动，特地泡了一杯浓茶，朝俞刚面前一放，殷勤地说：“俞同志生活这么艰苦，可当心生胃病啊！喝杯热茶吧！”

俞刚受宠若惊，一时忐忑不安，连忙欠身道谢。

两个人的友谊就从这一杯热茶开始了。

不多几天，琴琴又从驻展览会的市郊丝绸厂的讲解员口中获悉，这位英俊潇洒的技术员，在厂里是个业务尖子，他设计的产品，远销海外，在国际市场上深获外商的好评。最近，厂里即将提升他为助理工程师。更令人心动的是，俞刚的家庭条件特别优越，父母原先都是知识分子，但均已逝世，留下一套公寓房子，还有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琴琴禁不住沾沾

自喜，碰到这样的对象，真好比是脚尖上粘着一粒金刚钻，照亮了额角。从此，她充分利用展览会的有利条件，寻找各种机会，同俞刚接近，加速培养感情。她从侧面了解到，俞刚喜欢逛书店、浏览纺织品商店的橱窗。她就处处投其所好，热情陪同前往。当展览会闭幕之时，两个人已是情深如海，难分难解。

今天，琴琴就准备在会面的时刻，同俞刚作一次心底的袒露，商量一个喜庆的好日子，然后，立即开始终身大事的筹备工作。可怎么竟会失约的呢？

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又一次闪动眼眸，朝那公园进出口处一睃，却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琴琴仔细一看，来者不是俞刚，却是自己的孪生妹妹佩佩。更使人纳闷的是，在佩佩的身后，还紧跟着一位男青年。琴琴心里涌起一阵不快，这小鬼找了个男朋友，也不跟姐姐打个招呼，虽说自己只不过比她早出世个把小时，可总是姐姐呀！再仔细一瞧，妹妹步履匆匆，东张西望，象是在寻找何人，莫不是有急事来送通知。她当即快步迎上前去尖着嗓门招呼道：“佩佩——我在这里！”

佩佩听到喊声，立即飞奔而来。跟在她身后的男青年也小跑着紧随其后。佩佩奔到琴琴跟前时，已是喘不成声，她气急败坏地颤着声音说道：“姐姐，快走！小俞受伤了，正在医院里抢救！”

琴琴猛地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心头禁不住一缩。刚才的种种美好向往，全都烟消云散。一时之间，她被吓得六神无主，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连挂在手臂弯上的西装也滑跌在地。直到妹妹再一次催促，她才回过神来，慌慌张张地问：“那……他……他……他现在在哪个医院？”

佩佩指着站在一旁的男青年介绍说：“这位是丝绸厂的同志。”

那位男青年接口说：“小俞已住在光明医院。厂车等在外面，我这就送你们去。”

三个人急匆匆钻进车厢，汽车“嘟”地一声，飞驰电掣般地向着光明医院急驶而去。

车轮在洁净的路面上飞速地滚动着，琴琴的心，也随着丝绸厂同志的婉转叙述而剧烈地扑跳不停。

事情是在昨天半夜里发生的。

矗立在市郊的丝绸厂，在沉沉的夜雾之中，闪出了点点的灯火。辛勤工作了一天的技术员俞刚，还伏在办公桌上握笔疾书。又一个新的设计方案，随着他的笔尖倾泻而出。当他写完最后一笔，站起身来，打着呵欠，抬头一看墙上的电钟时，早已过了子夜时刻了。他收起台上的图纸、资料，整理完毕后，轻松地走出厂区。

月亮在苍茫的夜色之中，悠悠地移动着。远处，建筑工地的铁臂吊车，象个巨人，巍然挺立在大地和天宇之间。俞刚顺着围墙向宿舍走去，皮鞋不断发出咯咯的响声，打破了深夜四周的宁静。他走着走着，似乎在不远处听到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循着那响声望去，在黑雾朦胧之中，只见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蹲在垃圾堆里，匆匆忙忙地把两个纸包，朝一个大旅行袋里塞进去。他见到俞刚的身影，返身就逃。

俞刚跨上一步，脚下却踩着一团软绵绵的东西。他抬起一看，竟是本厂生产的一块织锦缎。事情已经不言而喻。这是一起内外勾结的盗窃案。国家的财产，岂容这些歹徒肆意盗卖！俞刚顿时怒从胸起，大喝一声：“站住！”



俞刚大喝一声：“站住！”

可是，对方却逃跑得更快。俞刚迈开大步，紧追不放。歹徒拎着大旅行袋步履不爽，为了便于脱身，他回身把旅行袋朝着俞刚劈面摔来。俞刚防备不及，一脚踩在旅行袋上，摔了一个跟斗。待他翻身起立时，歹徒已逃窜到建筑工地的乱石堆里去了。

俞刚这一个跟斗摔得不轻，额角上鲜血淋漓，肿起了一个大瘤。但他哪里顾得上伤痛，只是伸手一抹，揩掉血迹，继续猛追不休。他一面喊，一面追，两条腿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劲。终于，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眼看这窃贼即将成为俞刚的掌中之物了，那个歹徒却是狗急跳墙，拐进一垛矮墙角，偷偷地摸出一把自制的土枪，直朝着急奔而近的俞刚，“砰”地放了一枪。顿时，土枪的铁屑，“沙”地一下，飞扑在俞刚的脸上，射进了俞刚的双眼。俞刚猝不及防，“啊”地一声，痛得捂住眼睛，跌扑在地……

一辆救护车打着急铃，把俞刚送进了医院急诊室。外科医生和护士们顿时忙碌起来。在清洗了创面之后，请来了值班的眼科大夫一起会诊。

经过初步检查，病人角膜穿孔，前房充血，必需进行手术治疗。值班的眼科大夫摊着双手，畏难地说：“可能要摘除眼球。目前先滴些药水包扎一下，等上班时由眼科主任张国东医生来进一步处理吧！”

陪同俞刚一起来医院的李书记感到问题严重，理应通知俞刚家属。可是，这个小伙子在本市已无直系亲属，唯一最亲近的人，就是他的女朋友董琴琴。

2. 情 薄 如 纸

当琴琴和佩佩跨进眼科病房医生办公室时，张国东医生早已等候多时了。他抬起头来，托了一下秀郎架眼镜，透过镜片望去，心里不免一怔，这两个姑娘的脸相，竟然长得纹丝不差，弯弯的细眉，长长的睫毛，水汪汪的大眸子，殷红的小口。唯一能够区别的，就是两个人的发型和服装迥异。一个是朴素大方，齐耳的短发，藏青色的两用衫，搭扣黑色布鞋；一个却是盛装艳抹，弯弯曲曲的长波浪头发，色差强烈的衣裤，光泽炫人的皮鞋。可哪一位是俞刚的女朋友呢？张医生一下子从琴琴那沮丧的表情上判断了出来。他刚想开口，琴琴却已颤动着悲哀的嗓音问道：“医生，俞刚的眼睛会瞎掉吗？”

该如何来回答这位病人家属呢？病人的伤势是严重的，失明的可能性很大。张医生不得不把真情坦率地告诉琴琴：

“病人眼球还在发炎，右眼的散铁屑布满角膜。即使不导致失明，也很难完全恢复视力。”

失望、惶恐、哀愁……各种复杂的思绪，紧紧地缠住琴琴的心。怎能想象，一个如花似玉的美貌姑娘，能与一个瞎子共同生活在一起。她禁不住浑身一阵哆嗦，双手捂住脸，眼泪顺着指缝流下，失声哭了起来。

这悲恸的哭声，也感染了佩佩。她本来就是一个软心肠

人，也禁不住泪珠盈盈。她扶住姐姐的肩膀，劝慰着说：“姐姐，事已如此，伤心也无济于事。我们先去看看小俞吧！”

张医生默默点头表示同意，三个人穿过病区走廊，来到一间宽敞的大病房。琴琴起先紧跟在张医生后面，随着病房的出现，她的脚步却再也迈不开了。在那沿着白墙排列着的十多张病床上，躺在白布单里的病人，有的包裹着双眼，有的凸露出怕人的患着白翳的眼球。张医生站停步子，指着靠窗的一张病床低声说：“俞刚同志躺在那里，进去看看吧！”

琴琴鼓着勇气望去，只见病床上躺着的的是一个如此可怕的形象。患者的头部，裹满了绷带。雪白的纱布，层层叠叠，一圈又一圈地包成了一个与身体比例极不相称的庞大的多角形，唯一露在外面的，就是两个鼻孔，和一张拖挂着血丝的嘴唇。琴琴使劲地眨动了一下眼皮，她呆住了。难道这就是自己为之倾心的俞刚吗？不！这不是他！昔日的记忆，清晰地映现在她的眼前：宽阔的额头，饱满而白皙的两颊，轮廓分明的五官；两道微黑的剑眉，透出了一股英俊之气，俨然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自己正是被这一副潇洒而英俊的模样深深地吸引住了。如今……她不觉又捂住了双眼，一个可怕的形象无可阻挡地幻入在她的眼帘：随着层层纱布的拉开，揭示出一个面目可憎的头像，布满凹凸不平的肉疙瘩的脸庞上，深陷着两个摘掉眼球的黑窟窿。往日在影片、小说中看到的种种丑陋形象，也一一的在她脑海中浮沉不息，《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秋海棠》中的吴玉琴，《巴黎圣母院》中的加西莫多，以及尾随一群顽童的算命瞎子……

她一下子陷入难以自拔的重重矛盾之中，终于张开嘴巴，“哇”地一声，猛哭出来，惶恐地背离病室，向着扶梯口奔逃

而去。半高跟硬底皮鞋踩出的响声，刺耳地打破了病房的宁静。

琴琴的这一突然举动，可把张医生和佩佩都怔住了。佩佩在怔了一下之后，立即边喊边追：“姐姐，你怎么走了？”她急喘着粗气，追到琴琴的背后，埋怨着说：“姐姐，小俞正需要你的安慰，你怎么能一走了事呢！”

琴琴放慢了脚步，在扶梯口站停了。她静静地思忖了好一刻，终于向自己的妹妹表明了心迹：“佩佩，我与俞刚的恋爱关系应该快刀斩乱麻，及早结束了。”

佩佩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惊讶地瞪大眼睛：“姐姐，你……你怎么能在这种时刻丢掉他呢？他此刻多么需要你的安慰，你的鼓励，你精神上的支持啊！你可万万不能作出如此草率的决定。”

然而，琴琴的这个决定，似乎已是不可动摇。她坦率地告诉妹妹说：“婚姻大事，关系到人的一生幸福。我当初所以爱上他，正是倾慕于他那俊秀的仪表。如今，他一心想当英雄，毁掉了自己漂亮的外貌。这是他自作自受，怨不得我。现在，客观条件已经起了变化，我当然得重新考虑了。妹妹，你想想，你难道能眼看着自己的姐姐去与一个面目可憎的丑八怪结成终身伴侣吗？”

这一番话，真使佩佩心潮难平。以往，对于姐姐在挑选对象时的种种细微末节，虽也常有所闻，但总以为是她要求过高。什么要男方“五官俊秀，大学毕业，工资八十，家有遗产”等等。她在这几年中，已经结交的六七个男朋友，都被她中途抛弃了，几乎是在玩“爱情游戏”。这个俞刚还是她最中意的一个，现在竟然也难逃厄运，而且是在他受伤住院期间抛弃他，

这是多么不道德啊！她想开口再劝劝姐姐，突然从背后传来了一个男青年的声音：“强扭的瓜是不甜的，让她走吧！”

佩佩和琴琴同时吃了一惊，两人禁不住回过头去一望，一个反穿着白罩衣的青年，不知在什么时候站在这里了。他叫马骏，是这个病区的勤杂工，此人留着青年式的头发，皮肤黑里透红，眼神炯炯有光。他那气愤的话音还在继续着：“一个人总要有一点道德，哪能如此的不讲情义？”

一阵红晕刷地爬上了琴琴的两颊，她当然不甘示弱，立即射去一股轻蔑的目光，反唇相讥：“哼！真是狗捉耗子，多管闲事。”

“姐姐，你怎么能这样说。”佩佩看不过了，她好言劝阻着，生怕两个人斗起来。哪知，琴琴竟把一肚子窝囊气，一下子发泄到妹妹身上：“好呀，你也教训起我来了。那好吧，你讲道德，你有情义，那就请你留在医院里服侍这个丑八怪吧！”说完，立即顺着扶梯，头也不回，急步冲刺而去了。

喧闹了一刻的病房大楼，这时却是出奇的静。只有受尽委屈的佩佩在低声的呜咽。她彷徨着，呆滞着，讲不出一句话。也不知僵持了多久，只听见马骏在气鼓鼓地说着：“爱情，这哪里是什么爱情！”

是的。这不是爱情。爱情，是神圣的！爱情，是纯洁的！它容不得半点世俗尘埃的污染，它更不容许“商品交换”的潜流落入其中，玷污它那固有的晶莹。

佩佩还在低声地哽咽着。马骏安慰着她说：“别急，就让她走吧。俞刚同志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而负了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他护理。你如果有事，就放心回去吧，我会好好服侍病人的。”

春天的阳光，透过窗户，暖洋洋地照在他们身上。佩佩欲步又停，她不觉喃喃地自语着：“这会伤了他的心的。”她马上对马骏说：“你可千万不能告诉俞刚同志呀！我回去再劝劝姐姐，希望她能回心转意。”

“我看不必了。这种虚伪的爱情，还是早一点破裂吧。”马骏又现出了愤愤不平的神色。

3. 晶莹的心

听了马骏的话，佩佩倒有点犹豫不决起来。这时，张医生从病房里快着步子走来，直盯着佩佩问：

“到底怎么回事？病人在喊着琴琴，你快去看看他吧！”

马骏简明地把刚才见到的情况，告诉了张医生。

“唉！”张医生长长地叹了口气，“病人正需要精神上的鼓励，这与他病情能否好转，关系很大。怎会发生这样的事。”他把希冀的目光投落在佩佩的脸上，似乎想从她那里找到恢复病人健康的良药。

佩佩手足无措起来，焦急地问着张医生：“那怎么办呢？”

张医生一时也没了主意，随口说了一句：“你先进去看看他吧，找一个什么借口，给病人解释解释。”

“那也好。”佩佩掏出手帕，擦干泪痕，跟着张医生轻步走进了病房。

寒素的白色，笼罩住这里的一切。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宁静的空气中隐隐呻吟。佩佩迟迟疑疑地在俞刚的病床边站停了脚步，不知如何开口。

听到脚步声，俞刚在呻吟之中颤声地发问：“是琴琴吧？”一边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摸索着。

“不，我不是……”佩佩打了个寒噤，刚想说出“我不是琴

琴，是佩佩”的话，却被张医生的手势和恳切的眼色制住了。她只能在“嗯嗯”之中应付过去；又在张医生的暗示之中，木然地伸出了手，让病人那发热的烫手掌轻轻地抚握着。

俞刚的声音又在颤动着：“琴琴，你刚才在外面哭了吧？你不要难过，我会好的，你应该高兴，我们又为四化建设清除了一条挖墙脚的蛀虫。”他喘息了一阵，“那个坏蛋已经被抓住了，你应该感到高兴啊！”

佩佩频频地点着头，她忘记了病人包扎着双眼。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已经强烈地攫住了她，使她油然而产生一股敬仰之情，她安慰着病人说：“我不哭，我高兴……”可是，感动的泪水，却无声地顺着她那秀美而白皙的脸庞，慢慢地滚落下来……

这一天，佩佩就留在病房里，服侍着俞刚这个病人。本来，她准备在第二天清晨，赶上第一班的公共汽车回市区去上班。可是，经不住张医生的挽留，并答应由医院出面，打个电话到佩佩的工作单位去，请一下假。

佩佩是一家幼儿园的教养员，正好有十来天的积休假可以补休，她也就安下心来，乐意地担负起这一特别护士的工作了。

勤杂工马骏也不忘自己的诺言，不时地到病房里来送茶水、倒尿盆，几天下来，他与佩佩已很谈得拢，一个赞赏他性格直率、豪爽；一个赞美她有一颗纯洁的心灵。当病人睡觉的时候，两个人就靠在阳台栏杆上，谈起了各自走过的生活道路。

话题不期而然地触及到俞刚与琴琴之间的爱情。马骏很有感触地叹了一口气，说：“强扭的瓜不甜啊！”他在说这话的时候，一种无名的气恼，又出现在他那黝黑的脸上。显然，在